

載特「獨立國協」所屬中亞五回教共和國參訪紀實

張憲同

(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候選人)

「獨立國協」所屬之中亞五國，包括哈薩克、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與吉爾吉斯，其總面積占「獨立國協」的六分之一，人口則共約五千萬。由於這些國家之民族成份複雜，且其中三千五百萬人係回教徒，故蘇聯解體後，各國之宗教勢力與民族情緒遂勃然而生，鄰近的各回教國家，諸如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甚至中共、印度等國，亦競相拉攏之，導致區域形勢更加錯綜複雜，國際關係亦面臨重新調整，筆者於一九九二年六月十日至七月三日參訪該中亞五國，茲將見聞紀要如次，供關心當地情勢的讀者參攷。

一、各國概況

(一) 吉爾吉斯

1. 中亞五國均為實施總統制的國家，吉國現任總統阿卡耶夫係非共黨黨員之自由派學者出身，彼與哈薩克總統納札巴耶夫均認為，建立市場經濟為改善經濟的最佳方法，故而大力推行開放政策，^①並因此備受西方國家之讚譽與人民之愛戴，在其主政之下，目前吉國之政治與社會情勢堪稱穩定。
2. 吉國人口計四百四十萬，其中百分之五十二為信奉回教遜尼派的吉爾吉斯人，百分之廿二為俄羅斯人，百分之十三為烏茲別克人，烏克蘭人和日耳曼人則各占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二，另外尚有少數之朝鮮人；^②回教人口雖衆，惟因阿卡耶夫總統深受民主力量的支持，故吉國回教勢力並不大き。

3. 吉國全境百分之九十為山區，故工業發展殊為不易，現有之少數工業以食品及農產品加工為主，惟因技術工人多為俄

註① H. Hoehmann, *Der Oekonomische Systemwechsel*, Hamburg, 1991.

註② 本篇參訪報告所引用之中亞五國人口統計數字及其資源係根據各國獨立後所印發的觀光旅遊手冊之記載。

羅斯人，甚至經營權亦操在俄人手中，故吉國目前雖已獨立，對俄羅斯之依賴却猶深；另吉國境內雖然多山，却擁有肥沃草地，是以畜牧業頗為發達，礦產則以煤、鈾、水銀、大理石及有色金屬為主。

4. 吉國行政區域計劃分為六省和一個特別市（即首都比什凱克），政府部門現有十七個部會，而行政幹部大抵仍由舊共黨官僚體系官員擔任，惟其所享有之特權，則較改革前減少許多，且各級主管亦大多改由吉爾吉斯人出任。

5. 吉國迄今尚未在國外設立大使館，故涉外事務目前暫由俄羅斯駐外使館兼理；在吉國設有使館之國家，現僅有美國、德國、土耳其及中共，另韓國、伊朗、阿富汗、新加坡、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等國則正與吉國洽談籌設使館中。

6. 吉國在獨立後，雖已接收前蘇聯派駐於該國之軍隊，但未來將予縮編，並仿效瑞士之中立立場及兵役制度，在防衛政策上，僅建立供維護治安用之常備部隊。

7. 吉爾吉斯等中亞五國之一般工人平均月入約為廿美元，故時值物價節節上升之際，人民生活相當艱苦；目前與吉國有經貿往來之國家僅十七國，土、德、韓、中共、瑞士等國之廠商則已在吉國投資，但投資額均不高，且以合資企業為主。

8. 吉國各市場所出售之商品，大多為中共或土耳其之產品，事實上，自蘇聯解體後，吉國各項物資之供應頓成問題，故目前已逐漸仰賴中共提供物資，甚至在南方與中共交界之納林（Narin）省設有經濟特區，以方便吉人與南疆之貿易；中共方面，許多省市和國營公司近常組代表團往訪吉國，洽談雙方之經貿合作問題，惟赴訪次數雖多，雙邊所達成的合同却尚微。

9. 由於吉、中（共）關係日見密切，蘇聯統治時期備受壓制的操漢語人士，其地位已搖身一變，且甫於去（一九九一）年開始招生的吉爾吉斯大學漢學系，亦頓時成為最熱門科系之一，惟該學系目前每學期僅招收十名學生，且所招收之學生大多為達官貴人子弟或國安會所推薦之人員，招生人數甚微之原因，即在於達官貴人子弟唯恐就讀者衆後，將來競爭難免激烈。

10. 六月九日，筆者專訪吉國外貿部副部長帕里希庫拉（M. I. Paryshkura），帕氏談話之內容如次：

(1) 上週俄羅斯消息報曾以大篇幅報導台灣經濟奇蹟之有關情況，時值吉國邁向市場經濟之際，該國深願學習台灣實施市場經濟及建立金融體系之經驗。

(2) 吉國氣候宜人，社會相當安定，兼又位居歐亞中心，故頗適合外商投資，外商在合資企業只要投資百分之卅以上，即予優惠關稅。

(3) 吉、中之間的經濟合作項目，可以食品、農產品與皮革之加工，以及稀有金屬之開採等為主，我國廠商若欲在吉設廠，吉國至為歡迎。

- (4) 中共頗為在意吉、中關係之未來發展，蓋五月間阿卡耶夫總統率團訪平簽署吉、中（共）友好協定時，中共堅持將「台灣為中國之一部分」列入條款，吉方雖舉瑞士之中立化為例，力主刪除，却顧忌中共在吉、中（共）邊界部署有八個師，且中共高級軍官又常混跡於經貿代表團中潛入吉國，加上吉、中（共）之間尚有懸而未決的邊界問題，故吉國只有讓步；事實上，正由於吉國承受中共甚大之壓力，是以建議我國先在吉設立商業據點，以後再循序成立商貿辦事處。
- (5) 吉爾吉斯已制訂有外國人投資之法律及外國廠商在吉爾吉斯成立公司或辦事處之規章，可提供給我國有關部門及廠商參考。
11. 六月十日，專訪吉國秋（Chu）省（按：該省位於吉北，係吉國最富庶之省份）省長朱瑪古洛夫（A. D. Jumagulov），吉國未獨立前曾任相當總理職務之吉國部長會議主席），朱氏談話之要點如次：
- (1) 彼已自報載獲悉，我國外交部章次長近曾率團赴訪「獨立國協」所屬之許多共和國，若我國之外交或經貿代表團有意訪吉，可逕行通知彼，由彼敦請總統發邀請函，並由吉國負擔來訪經費。
- (2) 對於我國有意在比什凱克設立經貿辦事處一節，吉國雖因地緣關係與中共關係密切，但彼個人認為，政治歸政治，經貿則講究雙邊之互利，我在比城設立經貿辦事處既有利於兩國人民，故彼將盡力玉成此事，並儘量幫我國駐吉官員爭取外交人員之實質待遇。

(二) 塔吉克

1. 塔國人口計五百卅萬，其中百分之六十二係與伊朗同文同種、信奉回教遜尼派的塔吉克人，百分之廿四為烏茲別克人，百分之八為俄羅斯人，韃靼人、吉爾吉斯人及烏克蘭人則各占百分之一，另外尚有為數較少的日耳曼人和朝鮮人等少數民族。
2. 塔國地處山區，二分之一以上的領土位於海拔三千公尺以上；全國行政區域劃分為四個省和一個自稱為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駐留在現住區域者後代的帕米爾自治區，其中北部省份為工業較發達之地區，南部省份則以農業為主，工業領域的技術工人多為俄羅斯人。
3. 塔吉克係「獨立國協」中唯一仍然容許前共黨組織與共青團合法存在的共和國，共黨且在國會中仍擁有相當勢力，惟迭受壓制的反對派近在獲得阿富汗馬蘇德部隊的武器援助，特別是回教復興黨聲勢漸增，構成反對派的核心後，朝野雙方終於四月間爆發武裝衝突。

4. 塔國現任總統納貝耶夫在七〇年代從政時政績不錯，在塔國歷任領導均甚腐敗的對比下，納氏遂得以在前年底所舉行的總統選舉中脫穎而出，惟迭經四月間的政爭後，彼雖因擁護北部諸省要挾反對派將脫離塔國與烏茲別克合併，因而未遭罷黜，但已不復具有權勢，僅徒具象徵意義而已。

5. 據德國洛伊特林根報（*Die Reutlingen-Zeitung*）派赴杜桑貝採訪塔國政爭之記者告稱，塔國迭經政爭後，目前該國究由何人主政，即連塔國人民亦不知，而如今朝野黨派雖正擬議起草新憲，但將來雙方仍難免一番爭鬥，四月間的衝突僅係暫告一段落的序幕戰而已。

6. 塔國政府部門現設有十個部會，由於尚未設有駐外大使館，故涉外事務暫由俄羅斯駐外使館兼理；目前已在塔國設有使館的國家僅美國、伊朗、土耳其三國，阿富汗則派有代表負責領事事務，中共方面，由於迄未尋得適當之使館館址，故其「外交部」和「經貿部」雖各派有五名和二名工作人員在杜桑貝成立代辦處，辦公處所却暫時設於杜城之塔吉克飯店中（按：筆者訪塔期間亦宿於該飯店）。

7. 基於同文同種，又有地緣關係，是以伊朗在塔國派駐有龐大之代表團，並向塔國發射廣播及電視節目，故其對塔國之影響力他國已難望其項背；土耳其雖有意提昇與塔國之關係，但因土國總理五月間的中亞五國之行，適值塔國境內爆發武裝衝突未克前往杜桑貝，引致塔國朝野均對土有所誤會，故土對塔國之影響已落居伊朗下風。

8. 塔國屬高原國家，經濟開發殊為不易，兼又政情不穩，導致外商裹足不前，故該國係中亞五國中最窮困之國家，一般工人月入僅合十五美元，老年人每月所領之七百盧布（約合六美元）退休俸更是不敷開支，另因塔國人民知識水準較低，一般家庭孩童衆多，均需工作以維持家用的雙親自無暇妥善照顧，不少青少年男女又於十六、七歲即已成婚，是以社會問題嚴重。

9. 當前塔國回教勢力雖甚强大，惟本已地位甚低的塔吉克婦女唯恐塔國邁向伊斯蘭化後，婦女之地位將更為低落，是以均不樂見塔國社會之伊斯蘭化。

10. 六月十三日上午，專訪塔吉克外貿部副部長歐伊瑪賀瑪寶夫（M. Ouimahomadov），歐氏談話要點如次：

(1) 目前外國在塔吉克所設之合資企業，以鄰國阿富汗之七十餘家為最多，美、德、奧、中共各有二家，北韓有一家，

伊朗與土耳其則正積極與塔國當局洽談中。

(2) 歐氏建議，中、塔兩國之間的經濟合作項目，可以棉花加工、罐頭工業、金、銀、寶石與大理石之開採等為主，合作方式以合資企業為佳。

(3) 歐氏認為，以我國工人目前一個月之薪津所得，可在塔國僱用卅二名工人，故我國廠商前往投資絕對合算，另塔國

雖與中共仍有領土糾葛懸而未決，是以無法與我國進行直接之政治接觸，但經貿關係與政治無涉，塔國歡迎我國在杜桑貝設立經貿辦事處。

(三) 哈薩克

1. 哈薩克介乎於中共與俄羅斯兩強之間，面積廣達二百七十一萬平方公里，係「獨立國協」中面積次大的加盟國，亦為前蘇聯第三富裕的共和國，境內自然資源豐富，農、牧、工業並重，生產前蘇聯三分之一的大麥，礦產則有煤炭、石油、銅、鉛、鋅、鉻、鎳、鎢等。

2. 哈國地廣人稀，人口僅一千六百七十萬，其中百分之四十屬回教遜尼派之哈薩克人，百分之卅八為俄羅斯人，百分之六為日耳曼人，百分之五為烏克蘭人，另有為數卅五萬之朝鮮人，卅萬的維吾爾人；正由於哈人所占之比例未及全國人口半數，該國回教勢力因而較其他中亞國家為弱，惟據聞哈薩克民族主義分子已號召旅居外國之哈人返國。

3. 哈國總統納札巴耶夫以公共意見為其政策導向，故甚獲人民愛戴；彼特別推崇南韓和新加坡的經驗，認為應首先發展經濟，然後才能講民主和自由，因此，彼極力爭取西方國家的資金和技術，努力增強哈國民航班機的服務和電訊網絡，並嘗試與世界主要商業中心建立聯繫，期望哈薩克成為廿一世紀的科威特；哈國在其強力領導下，頗有欣欣向榮之勢。

4. 哈國北部工業地區有為數衆多之俄羅斯人，前蘇聯之拜科努爾太空中心（Baikonur Cosmodrome）亦在境內（按：俄、哈已簽訂協定，共同使用該中心），因此與俄羅斯關係密切；惟哈國國會通過以哈薩克語為官方語文後，該國境內人數幾與哈薩克人相埒之俄羅斯人却傾向於以哈、俄二種語文為官方之語文，居住於哈、俄邊境的多數民族——俄羅斯族群中最凶猛善戰的哥薩克人，甚至聲言應將所居住之區域劃歸俄羅斯。

5. 哈國並無出海口，因此和睦的鄰國關係為其生存發展之要件，在此情況下，該國遂在「獨立國協」中活動積極，與俄羅斯共同努力維持「獨立國協」架構；惟本（一九九二）年，哈薩克往來新疆的鐵路即將全面通車，藉著這條幹道，哈國不但可以打通中國大陸市場的大道，而且得以一路直抵太平洋岸，總算是多少解決了出海口的問題。

6. 哈國與中共之交界線甚長，具備發展雙邊經濟關係之地理條件，事實上，納札巴耶夫於去年七月訪問中共時，曾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簽署經濟合作協議，今年二月哈國總理特瑞沈柯赴訪北平時，雙方亦簽署經濟合作等八項協議。

7. 目前中共已在哈國首都阿拉木圖設有大使館，「中國民航」亦在阿城設有辦事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則在該城設有「烏魯木齊工藝中心」；由於哈人與維吾爾人血統、語言、生活習慣相近，故雙方人民來往熱絡，邊境貿易蓬勃；另中

共為籠絡國際地位日趨重要的哈薩克，近已對哈國上下提出「復甦的絲綢之路是和平與友誼之路」的口號，藉以促進兩「國」關係的發展。

8. 美國、德國、中共、土耳其、巴基斯坦現已在哈薩克設立大使館，伊朗則在哈國設有外交代表處；另中共、德國、土耳其已有航機往返阿拉木圖；哈國則已在美、德兩國設有外交辦事處。

9. 哈薩克境內住有為數達百萬之日耳曼人，德國為安頓彼等在當地安居樂業，除予哈國經援外，並為彼等闢建德語電視節目及發行德文報紙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另德國並於四月間與俄羅斯就逐步建立德人伏爾加 (Wolga) 共和國（按：蘇境德人本在伏爾加河流域建有自治共和國，但史達林於二次大戰期間將彼等驅散至中亞地區）簽訂備忘錄。⁽³⁾

10. 「獨立國協」所屬之各共和國並不樂見德人在伏爾加河流域重建自治共和國，其原因在於：(1) 德人凝聚力強，又堅忍勤勞，以後在西方同胞的撐腰下，勢必在「獨立國協」中脫穎而出；(2) 散居於「國協」所屬各共和國之德人，既已對當地之經濟發展建樹良多，各共和國又可因彼等而獲得德國之經援。

11. 西方國家特別青睞哈薩克，除基於該國係中亞五國中唯一擁有核武的國家外，亦因該國蘊藏有豐富之原油，且其原油開採之經濟效益甚高；據估計，沿裏海沿岸以迄哈薩克北部騰吉慈湖一帶原油的蘊藏量約有九百七十億桶之多，堪與伊拉克、科威特的蘊藏量匹敵；依專家預測，如果開採順利，哈薩克到二〇一〇年之際，足可成為和目前伊朗同樣日產三百五十萬桶的大產油國。

12. 專訪哈薩克經貿部經濟投資處處長尤雅尼茨凱雅女士 (T. L. Ulyanitskaya)，尤氏談話要點如次：

- (1) 哈國行政區域劃分為十九個省和一個特別市（阿拉木圖），政府部門現有十七個部會，惟正調整中。
- (2) 哈國現今缺少外匯，目前貸款提供國有德、奧、土耳其等國，但貸款條件為須購買貸款國產品。
- (3) 當前外國在哈之投資項目：德國—電器用品、機具及加拉干達之鋼鐵業；土耳其—輕工業產品；巴基斯坦—家用及水泥工業；美國—原油探勘與開採；中共—食品加工與紡織業；另日本近亦派遣代表團訪哈，規模之龐大甚至超過該國訪俄之代表團，此外，星、韓等國之廠商正與哈國當局接洽中。
- (4) 哈歡迎我國廠商投資，亦歡迎我國在阿拉木圖設立經貿辦事處，我國若欲派遣外交、經貿代表團訪哈，可逕電傳哈國經貿部長朱瑪特維奇 (A. S. Jumataewitsch) 安排。

⁽³⁾ 該備忘錄之內容請參閱出版於莫斯科的德文報紙新生活報 (*Neues Leben*)，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二日，第二版，第一頁。

(5) 哈薩克介乎中（共）、俄兩大強權之間，故保存核武係必要之政治籌碼，哈國短期內不會輕言放棄。

(6) 哈薩克獨立後，影響新疆維吾爾人之民族情緒，故現今中共軍警當局對新疆控制甚嚴，惟目前新疆之物資供應較哈國充沛，是以哈人多喜於休閒假日組團赴新疆購物。

(四) 烏茲別克

1. 烏國係中亞諸國中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境內許多名城，諸如塔什干、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均有上千年之歷史，故烏國不但傳統文化根深柢固，更因爲可耕地及可供利用之土地較廣，是以農牧業及工業均有相當基礎；另烏茲別克人在中亞諸民族中最擅於經商，因此中亞其餘四國均住有爲數在百萬上下的烏人，但烏國之治安亦爲中亞五國中最差者，黑社會幫派正在茁壯中，故該國警力亦爲五國之中最多者。

2. 烏國行政區域劃分爲十二個省和一個卡拉卡帕克自治共和國（Karakalpak Autonom Republic），人口二千三百萬，其中信奉回教遜尼派之烏茲別克人占百分之七十一，其餘百分之八爲俄羅斯人，百分之五爲塔吉克人，百分之四爲哈薩克人，另外尚有卡拉卡帕克人、韃靼人、朝鮮人、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

3. 烏國前共黨已改名爲「人民民主黨」，該黨現爲烏國最大政治勢力，現任總統卡里莫夫即爲出身共黨的該黨人士；由於卡氏施政保守，過去甚至大力批評葉爾欽之改革開放，是以烏國民主人士視卡氏爲進步之絆腳石，回教分子則認爲，正因卡氏在位，使烏茲別克無法變成爲回教國家。

4. 塔什干自蘇聯十月革命以來，即與亞塞拜疆之巴庫、烏拉山區之烏法（Ufa）與高加索地區之馬查茨卡拉（Machatschkala）同爲蘇聯之四大回教行政中心，城中常駐有伊斯蘭法典說明官（德文名稱爲 Grosser Mufti，相當於天主教之樞機主教），故烏茲別克與塔吉克之回教勢力在中亞五國中最盛。

5. 烏國盛產棉花，產量占前蘇聯的三分之二，天然資源方面，煤礦、石油、天然氣的蘊藏量亦豐；由於該國工商業較爲發達，物價更爲中亞五國中最便宜者，故該國對於包括其餘中亞四國人民的外國人前來購物，均有限量攜帶出境的規定，同時該國自二月間始發行點券（Coupon），規定國內外人民在國營市場購物，均須以盧布配合適當數目之點券購買，用以保障烏國人民之權益，惟因點券之實施亦予烏人諸多不便，烏政府已研議取消中。

6. 卡里莫夫擬議比照土耳其模式建立世俗國家。目前美國、土耳其已在塔什干正式設有大使館，德國與中共則已派有外交代辦，並正洽尋適當之使館場所，另古巴、外蒙和阿富汗於蘇聯未解體前即已在塔什干設有領事館，伊朗、南韓、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等國則正與烏國洽談建交中；烏國本身方面，由於經費和外交人員缺乏，是以尚未在國外設有大

使館。

7. 去年九月，卡里莫夫曾表示，中共的經濟發展模式最適合烏國的需求；今年三月卡氏訪問中共，係「獨立國協」所屬各共和國中第一位赴訪北平的元首，訪問期間除發表聯合公報外，並簽署九項有關經濟合作的協議，現烏、中（共）雙方已設有生產電視、錄影機與熱水瓶等之合資企業，中共並已在撒馬爾罕設有「中國、烏茲別克友誼公司」（按：該公司係由「天津外貿總公司」投資經營）。

8. 六月廿五日，專訪烏茲別克對外貿易與對外關係委員會外貿協調處處長庫瑪諾夫（A. A. Kurmanov）及禮賓處長巴拉托夫（S. P. Baratov），庫、巴二氏談話之要點如次：

(1) 烏茲別克之納曼干（Namangan）省最近發現大油源，其儲量之豐，足使烏國未來成爲重要之能源輸出國，故該油田已引起國際間之矚目。

(2) 烏國之部會尚在調整中，對外貿易與對外關係委員會係甫於三月間成立之部會，主管所有經濟及涉外事務。

(3) 烏國合資企業外商之投資最低限額爲卅一%，外商投資後二年内可享受免稅優惠，所賺之盈餘則可兌換成美金携出烏國以外。

(4) 烏國之土地屬國有，外商無法購買，但可無限期租用；另烏國將於近期取消點券制度，並計劃發行自己之貨幣，目前擬議中的新幣尚未取名，匯率則按預定計劃爲一烏幣兌換十盧布。

(5) 烏國財政困難，經濟正待起步，故對「四小龍」在市場經濟中的經營管理理念甚感興趣，未來烏、中之間的經濟合作項目可以電子工業、農牧產品加工、棉花與絲綢之紡織和染整等爲主；惟近期台灣廠商若欲與烏國方面直接聯繫，得使用電傳（Telex）通聯，蓋傳真（Telefax）須經莫斯科爲中間站方可，日本現正幫助烏國建立傳真通聯系統。

(6) 我國廠商若欲整廠輸出，可經海參威以西伯利亞鐵路運送至烏茲別克；另我國若有意在塔什干設立經貿辦事處，烏國不但歡迎，亦將考慮在台北設立對等單位，並儘可能予我國經貿代表外交人員之實質待遇。

(7) 烏國建議我國從經濟考量，在中亞五國只要設立一個商貿辦事處即可，而其地點則最好選在塔什干，蓋塔城位居外裏海、土西、中亞三大鐵路交會點，對中亞其他四國交通便捷，又爲中亞第一大城和工商業及文化中心，且烏國在中亞諸國中物價最爲穩定、便宜，又與鄰近之國家關係良好，故塔什干最適合成爲我國在中亞經貿辦事處之所在。

(五) 土庫曼

1. 土庫曼人口三百六十萬，其中百分之七十二係信奉回教遜尼派的土庫曼人，百分之十爲俄羅斯人，百分之九爲烏茲別

克人，百分之三為哈薩克人，烏克蘭人則占百分之一；回教人口雖占絕大多數，惟因大部分土國人民希望土庫曼成為世俗民主國家，故該國回教勢力不若塔吉克和烏茲別克強大。

2.立場保守的土庫曼，係最後宣布脫離蘇聯獨立的共和國之一，現該國之最高議會及政府部門內，屬舊共黨官僚組織的保守派分子仍占有百分之七十的比例，是以土國獨立後，其行政指揮系統未發生混亂；另土國現任總統尼雅佐夫係該國獨立後之首任民選總統，據筆者所雇請之土籍德語譯員告稱，尼氏當前在土國所具有之權勢地位，一如金日成之在北韓。

3.土庫曼面積近四十九萬平方公里，約與法國相埒，惟沙漠占了全境三分之二以上，可供利用之土地既小，燠熱的夏季（氣溫高達攝氏卅五度至四十七度之間）每年長達六個月，故該國生活條件甚為艱苦，所幸該國石油蘊藏頗豐，且天然氣及棉花產量占「獨立國協」之第二位，是以國家歲收並不遜於其他中亞四國。

4.土國所產之石油、天然氣及棉花，其中百分之九十五輸出國外，故該國仰仗外銷所得，其社會福利相當良好，老年人之退休俸月入（平均一千至一千五百盧布）甚至高居中亞五國之冠（其他四國老年人之退休俸月入約為七五〇盧布），六月廿七日，尼雅佐夫甚且在內閣會議中聲稱，自一九九三年元月一日起，土國人民將可免費獲得水、電及天然氣之供應。

5.土庫曼市場上之外國商品，以土耳其及伊朗產品占大宗，目前美國、土耳其、伊朗與中共已在土京阿士哈巴德設有大使館，德、義、法等國設有經貿代表處；阿士哈巴德距伊朗邊境雖僅十八公里，然因土庫曼人在歷史上迭遭波斯人欺凌，故對伊朗並無好感，對德黑蘭之關係亦因而小心翼翼。對土耳其方面，則因彼此血緣和語言相近，是以雙邊關係密切，雙方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簽訂經濟、科技與文化合作協議。

6.土庫曼所生產的天然氣（按：一九九一年之產量為八千四百萬立方公尺），除透過「獨立國協」之輸送油管銷售西歐外，亦銷往「獨立國協」屬下的烏克蘭、喬治亞、亞美尼亞等國，嗣因土庫曼獨立後為創匯故，要求輸往「獨立國協」屬下各共和國之天然氣按國際議價，而不再按蘇聯統治時期之價格銷售，否則不復供應，因此彼此關係已趨惡劣。^④

7.六月廿九日上午，專訪土庫曼總統府消費品市場協調委員會副主席庫巴諾夫（N. Kurbanov），庫氏談話要點如次：

(1)土庫曼原料充足，歡迎外商前來投資；目前外商在土庫曼之投資以土耳其、伊朗與印度較多，美、德、法等國則有

註④ M. Sixsmith, *The Death of the Soviet System*, London, 1991, pp. 61~82.

少量投資，中共則正與土庫曼外貿委員會就合資經營餐旅業，以及由中共幫助土庫曼重整老舊企業進行洽談中。

(2) 外商在土庫曼之投資方式，以合資企業為佳，只要符合百分之卅的最低投資額，土庫曼即予優惠保障。

(3) 土庫曼雖已接管前蘇聯駐土之軍隊，但有關軍事事宜仍須與俄羅斯進一步協商，未來土庫曼在國防上，僅希望建立一支足夠保衛國家安全的國家防衛軍，並與俄羅斯締結軍事同盟。

8. 六月廿九日下午，專訪土庫曼工商協會副主席庫基柯娃（E. G. Kudjkova）女士，其談話要點如次：

(1) 土庫曼經於本年五月間通過國營企業私有化之法律，六月廿七日，內閣會議除重新估算國有財產外，並訂定一九九三至九五年之經建計畫，期以三年之時間做為轉型至市場經濟之過渡時期，以及於十年內完成市場經濟之實施。

(2) 土庫曼之中小企業正在起步中，渠表示願與我國交換經驗，相互合作。

(3) 土庫曼計劃發行獨立之貨幣，然目前仍處於研議階段，有關細節尚須視土庫曼政、經與社會情勢之發展與國際形勢而定。

(4) 我國廠商若欲整廠輸出或輸送貨物至土庫曼，可利用海運運抵波斯灣，經正在興建中的土（庫曼）伊（朗）鐵路運送至土庫曼。

(5) 目前土庫曼之電傳及傳真網絡係向塔什干租用線路，然因所租用之線路常負荷過重，因此土庫曼與外國之間的電傳及傳真聯絡，有時得經莫斯科轉達。

(6) 渠表示，土國與我國各擅資金技術與資源，因此雙方合作當有前景，惟由於土庫曼上下均對我國缺乏認識，因此彼建議我國先在土庫曼舉辦商品展覽會，增進土國官方與民間對我國產品之認識與瞭解，從而建立彼此合作之基礎，則我國在土庫曼設立經貿辦事處之事，自然水到渠成，迎刃而解。

一、綜合評析

中亞地區過去七十年來在「鐵幕」的籠罩下，幾乎與世隔絕，蘇聯遽然解體後，該地區的五個共和國雖先後宣告獨立，但其處境及面臨之問題概可綜述如次：

(一) 吉爾吉斯境內多山，可供開發之地有限；塔吉克為高原國家，土地貧瘠，宗教勢力又強烈；土庫曼雖擁有自然資源，沙漠覆蓋面積却廣；烏茲別克工商業較盛，惟缺乏英明之政治領袖，國內宗教意識亦頗為濃烈；而哈薩克雖甚具大國之潛力，但當家作主的哈薩克人，其總人數却不及該國人口之半數。

(二) 中亞五國在自然資源上雖各擅勝場，但普遍缺乏資金、生產設備與技術，且各國民風保守樸實，傳統及地域觀念又重，再加上長期受壓制的民族情緒與宗教意識在蘇聯土崩瓦解後迅速崛起，因此各國縱使有心進行改革，所遭遇之阻力却甚大。

(三) 中亞五國目前在位的官僚，大抵為前蘇共政權的官員，彼等雖然政治傾向保守，却維持各國之行政運作於不墜；另中亞五國各級行政機構的主官或主管，大多已改由當地人士擔任，然在經營管理和技術領域方面，俄羅斯人仍在各國扮演重要角色。

(四) 由於蘇聯之解體相當突然，因此中亞五國於相繼獨立後，其政府部門及施政計畫均尚處於調整適應與摸索之階段，而各項人材之匱乏與經費之拮据，則為各國當前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亦為各國迄今尚未在國外設立使領館，涉外事務暫由俄羅斯駐外使館兼理之主因。

(五) 中亞諸國之民族構成分子本就繁雜，伊斯蘭意識崛起，以及週邊回教國家企圖主導中亞形勢後，更使區域情勢錯綜複雜；依目前情況，中亞五國之人民仍然持用舊蘇聯（CCCP）的護照，未來各國若欲發行自己的證照，則各族人民因爲事關長久利益，勢必難免一番混亂或抗爭。

(六) 中亞大多數民族原先俱為游牧民族，因此許多人民習於居住鄉野，毫不熟習屬於城市人的政治生活；事實上，由於經濟的落後，故中亞人民普遍尚不知該如何面對多黨制的民主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是以葉爾欽在面臨國人要求迅速改善生活，不得不激化改革之際，中亞五國政府却未遭逢相同壓力，從而在施政上不若俄羅斯來得極端與激烈。

(七) 中亞各國目前所面臨最嚴重的問題，乃經濟層面的問題，蓋蘇聯瓦解後，中亞過去依附在舊蘇聯各加盟共和國與「經互會」國家的經濟動脈已嚴重受損，^⑤故短期間內中亞各國將以生活需求決定其政治走向，而不是從宗教觀點著眼，且因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無法同時並進，是以中亞諸國有採取中共經濟發展模式的傾向。

(八) 由於中亞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情勢均尚未臻穩定，因而西方國家廠商目前大多對中亞持觀望態度，即使有所投資，數額亦相當有限，惟美、日、德、法、荷、義，甚至韓、星等國之著名企業，亦明白中亞市場之未來潛力，故而已在各國開展廣告宣傳與商品展覽等鋪路工作。

(九) 中亞各國雖已改用本身之語言為官方語言，惟俄文仍為「獨立國協」屬下各共和國間的共通語言，而且各國雖已開闢本國語言之電視節目頻道，但俄語頻道仍占多數，復因中亞在電訊、航空和涉外事務上仍需仰仗莫斯科，以及部分物

註⑤ 參閱 U. Hallbach, *Der Zerfall der Union*, Hamburg, 1991, pp. 176~196.

資供應與技術亦掌握在俄人手中，故中亞五國仍對俄羅斯依賴甚深。

(1) 中亞五國獨立後，蘇聯原先部署在當地的國安會（KGB）組織，其主官雖已改由中亞人士出任，但人員並未遭受大量裁撤，只是權勢與地位已不若往昔；(6)另中亞五國雖已接管境內的前蘇聯駐軍，然因軍官大抵為俄羅斯人，是以各國未來有意獨自建立小型防衛部隊，並與俄羅斯締結軍事同盟，以保障國家安全。(7)

(2) 中亞五國獨立建國後，回教世界的強權國家競相爭取對該地區的主導權，其中尤以主張政教合一的伊朗以及主張現代化的土耳其為最；迄今為止，伊朗已派有大批工人幫助中亞各國整建清真寺，並大量印贈可蘭經，代表西方國家利益的土耳其則藉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加緊拉攏中亞國家；雙方爭雄的結果，不但關係中亞各國的前途，亦影響世界局勢的發展。

(3) 中國大陸西北亦擁有龐大的回教人口，新疆的維吾爾人更與中亞人民具有相同的語言與文化，因此中亞諸國脫離蘇聯的桎梏而獨立後，遂予維吾爾分離主義分子極大的鼓舞；為消弭新疆獨立的浪潮，中共當局除更加關注新疆的經濟發展外，亦不免加強對當地社會的政治控制。

(4) 中共已於本年元月初先後與中亞五國建交，並為少數幾個在中亞諸國設置大使館的「國家」之一，未來雙方關係的發展勢必隨著邊境貿易的日趨增加與烏魯木齊—中亞鐵路的通車而更形密切。然則，時值中亞諸國百廢待舉物資供應奇缺之際，中共以地緣之便提供物資予中亞人民，其與日俱增的影響力，勢將成為我國與中亞國家開展關係的阻力。

(5) 中亞國家雖因地緣關係與現實需要，目前不得不與中共保持密切關係，惟揆諸參訪國家咸對我國的經濟奇蹟抱持高度興趣，並均有與我國經濟合作的意願，我國實宜掌握這些國家急需引進外資與技術之際，鼓勵廠商赴人工便宜而又原料充足的中亞五國投資設廠，俾讓中亞人民認清海峽兩岸產品品質及工作效率之優劣，從而與我國建立合作關係。

*

*

*

註(6) 參閱 F. Wachs, *Der entzückende Mythos – Der Geheimapparat KGB*, Hamburg, 1991, pp. 143~156.

註(7) 有關前蘇聯軍人的權力地位，請參閱 H. Schroeder, "Die Verlierer der Perestroika – Das Militär und die Rüstungsindustrie," in, *Revolution in Moskau*, Hamburg, 1991, pp. 143~156.